

1

“牡丹是天性倔强的植物。”那日,在彭州市牡丹保育中心,工作人员小岳从牡丹花丛里抬起头来,劈头便是这一句。我一时有些愣怔,不知她语意里的褒贬。这个苦心孤诣于牡丹事业的姑娘,是抱怨牡丹难被驯化呢,还是在由衷地赞赏它的根性与风骨?

时间回到千年之前。盛唐天授年间的隆冬,女皇武则天下诏:“明年早开,火速报春知,花须连夜发,莫待晓风吹。”群臣闻言皆惊,百花未得春气,如何提前开放?于是,浩荡皇恩化为滚热沸汤,漫灌花圃沟坎,花木四周糊以纸屋,昼夜燃火熏蒸。经历这般古代最高明的催花术,未几,果然群花怒放,女皇龙颜大悦。

然而,众芳国中唯有牡丹不从圣诏,仍于枝枯叶凋,傲然挺立。女皇大怒,命纵火烧之,掘其根置于洛阳邙山。翌春,奇迹发生了,被烧焦的牡丹根部萌发许多新芽,长出枝繁叶茂的幼苗。春暖风清,牡丹吐艳,层峦叠嶂间云蒸霞蔚,锦绣成堆。此后,年复一年,终成盛况。

多年以来,我一直认为这不过是传说而已,置之一笑。然而,在聆听小岳姑娘细说端详之后,我怀疑这不是故事,很可能真实发生过。

小岳每日俯身园圃,对牡丹的脾性了如指掌。她用平静的语气说,牡丹难以“催”花,必须待到春暖,有效积温达到峰值,牡丹才能自然而然地绽开笑颜。如果一定要催,各种手段折腾下来,也勉强能开,但叶片打蔫、花小且缺乏光泽,并且春天一过就死给你看。

耐人寻味的是,牡丹开在暖春,它喜欢的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,按这个习性,把它种在华南(如广州),应该开花更早更艳,但是,有好事者把牡丹栽植过去,它反而不开花了。何故?小岳说,牡丹开花前要经过两三个月零度左右的低温,才可发育出成熟的花芽。原来,牡丹的美是经历了寒冬的凛冽,在冰霜与飞雪的拥抱中,逐渐沉淀积蓄力量,才能一朝喷薄而出,展现撼动天地的美。

再次凝视牡丹,花叶葳蕤中分明流淌着一股浩然正气,这是镌刻在它血脉和基因里的遗传密码。

2

多年了,我仍记得第一次去彭州,在春日花事寥落的时候,突然撞见遍野牡丹的那份惊喜。

那年暮春,走进青翠迤迤、沟壑交错的丹景山,沿山径攀爬,在岩石、峭壁、野草和藤蔓植物间,不时有牡丹盛开。与它们为伴的,不是精致园林,而是苍莽群山。在这里,《牡丹亭》里的唱词可以改为,“似这般紫嫣红开遍,都付与断壁悬崖。”

最懂天彭牡丹的人,非陆游莫属。陆游寓蜀六年,对天彭牡丹情有独钟。“常记彭州送牡丹,祥云咫尺照金盘。岂知身老农桑野,一朵妖红梦里看。”离蜀多年后,陆游依然对牡丹念念不忘,几度梦回成都,他经沧桑的心被朵朵牡丹照亮。陆游给彭州留下一份珍贵礼物,那就是他综合考察所得写下的《天彭牡丹谱》(《渭南文集》卷四二),记载了天彭牡丹的发展历史、品种种类、赏

一生中,人有许多身不由己,在那些被束缚、被羁绊的情绪中,唯有书籍,可让人安静下来,越过世俗的汪洋,在精神的自由世界里,策马奔腾,无边驰骋。

我,一直试图寻找这样的自由。

在电子书盛行的今天,我依然喜欢纸质书。一书在手,泛着油墨的方块字,清香缭绕。徐徐翻开一页,哗啦一声,愉悦感如一根弦,拨动七经八脉,在身体里充盈流转。

稚子入学,启蒙开智。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8个毛笔大字,在黑板的上方,“学海无涯苦作舟,书山有路勤为径”等名言警句,在教室的侧墙,它们,化作了一条条激人奋进的鞭子,赶着我一路奔跑。

那一年,我的小学数学老师,雷打不动地叫着我的名字,“**站起来,站到教室后面。”一节课40分钟,像根木桩一样,放学后,他又留我帮着批改作业。天天如此,上课没来由罚站,课后剥削我的劳动力。他疯了么?小小的我要屈服,但没勇气反抗。因为偶尔有一点甜头,他会借我一本连环画,连环画有文,有图,有故事,好看极了。看,对书的渴望,让我直面人生的尴尬。长大后,有人夸我心素质强大,遇事不惊不吃。我偷偷乐呵,小菜一碟,9岁,我就可以为了本连环画,脸皮厚一年啦。

与课本书籍为伍,16年。课本里,鲁迅的《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》《孔乙己》,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《背影》,冰心的《小桔灯》等名家的文字带我走近文学的世界,唐诗

唯有牡丹

□ 杨庆珍

花风俗等,书中记录当地65个牡丹品种,形态各异,风姿绰约,野趣横生。

历经千年风雨,天彭牡丹几度兴衰,诸多名品多有散佚,但新的品种又不断出现。在保育中心,有小岳姑娘这样一批痴情人,为牡丹的繁育用尽心力。万花丛中,同伴们惊艳于一种“彭州紫”,花大如盆,有紫郁的丝绸光泽,开得汹涌澎湃,层层叠叠,极为繁复,最多的花瓣可达一千多片。

在满园浓艳里散步,我突然邂逅一株百年牡丹树,当地的古老品种,陆游记载过的白花“玉楼子”,“玉楼子者,白花起楼,高标逸韵,自然是风尘外物。”点亮我双眼的是那些白色花朵,洁净如玉砌的楼阁,如白天的月亮。午后的阳光里,花叶相互碰触,发出轻微的声响,像微风掀动天仙的裙裾,静静地散发着内敛隐逸的气息。牡丹属于落叶小灌木,素有“长一尺缩八寸”的特性,一般五年只能长到三四十厘米,能长成牡丹树的极为珍贵稀少。我在花树下伫立良久,挪不动脚步。

牡丹开在民间,也开在宫廷。在故宫博物院,我曾见过一件晚清时期的牡丹寿纹圆领大襟衣服,藕荷色缎,牡丹和寿纹的绣工极为精致,在极尽可能的繁复华美中,呈现了另一种美。还有一些皇家文物,缠枝牡丹纹的杯、盘、碗、罐,纷纷簇拥,如同赶赴一场盛世的聚会。

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”“一枝红艳露凝香,云雨巫山枉断肠”……华美的文字,诉说着世人对牡丹的柔情。长久以来,牡丹仿佛深陷于温柔乡中,被锁进富贵的牢笼。然而,牡丹是刚直的,不肯媚俗,不畏强权,它对生命都可以置若罔闻,又岂能轻易被定义呢?

3

一朵牡丹开放在水中,粉白的花瓣,娇黄的花蕊,水波潋滟中,花香扑面而来,一口入喉,清新滋味流连于唇齿之间……牡丹花茶是一位学中医的女友赠送的。有段时间,我脸上突然冒出一颗颗黄斑,接着变成一片,且有蔓延之势。看到我的焦虑,女友建议吃牡丹花茶。几天后,她寄过来一盒,叮嘱我试试。

我倒是觉得,牡丹花茶的养心之用胜于祛斑。看着一朵朵在水中复活,慢慢舒展开来,观赏它的生动鲜艳、冰清玉洁,嗅闻它散发的沁人心脾的花香,这个过程相当治愈。心情一旦愉悦,肝气疏通,脸上的斑居然渐渐褪去,大喜。原来,古人说牡丹入心经、肝经,诚非虚言。

中国是牡丹的家乡。数千年来,牡丹自然生长,花开花落,默默滋养着华夏文明的根脉。最初进入先民眼里的牡丹,并非观赏花卉,而是药用植物。成书于东汉的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:“牡丹,味辛寒,生山谷中。”“治寒热中风,痰厥症,惊痫,邪气,除症坚,淤血留舍肠胃,安五脏,疗心痛。”无独有偶,1972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东汉早期医简中,有用牡丹治疗“血瘀

纸短情长

□ 清秋

宋词的凝练、婉约、豪迈、深远,也让我着迷……特别是眉山老乡苏东坡的诗词,辗转反侧,百读依旧清欢。遗憾的是,我只会吸收,不会输出,没有一个水灵的笔头。高中时,学校成立了“新芽文学社”,我远远地望芽兴叹,投去欣赏又羡慕的目光。

细数学生时代读过的课外书,最先接触的是琼瑶、金庸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没读过金庸的书,琼瑶的书,青春都是不完整的。多令人热血沸腾啊。一个,刀光剑影的侠义江湖;一个,情深深而蒙蒙的情爱天地。

那时候,买书的渠道不多,看书基本靠借。洪雅县城,有专门出租书的书摊子。一本书,一天,1毛钱的租金。骑自行车从符场去一趟县城,只能是周末。书主笑眯眯的,很会做生意,他抬头或去尾,计算出租时间为6天,看一本书的成本,6毛钱。几个高中生一琢磨,拼单租书,同样6毛钱,阅读量上去了,可能三本,也可能四本。这个模式和“拼多多”相似,但我们超前了30多年。

一周几本小说,老天,看书时间如何挤出来?上学时间不能读,一旦老师逮住,直接没收,租书的押金抵赔给老板,损失惨重。这还没完,一件更不幸的事等着:请家长。家长的眼神全是嫌弃,老师则瞪大眼

睛,拉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,叹息声,惋惜声,愤愤然叮哩咣哪一顿输出。“沾上言情,武打小说的学生,思想分了叉叉,书咋个读得好?!”一项帽子一扣,微薄的零花钱没了,租书的钱也化作流水。

可抠出来的,唯有放学回家的时间。一做完作业,打着学习的旗号,语文书或英语书当挡箭牌。门一响,租来的书立埋底层,一番装腔作势,奋笔疾书。门,在背后悄悄掩去。如果这样也看不完,那就换一个场景:一个被窝,一杆电筒,一本书,一个微弱的葡萄身子……为了看书,各种小动作,无不跳跃着青春的叛逆与骚动。

人到中年,啥事由心而行,不在乎别人目光了,让自己自由落地。看什么样的书,有了讲究。如何看书,有了琢磨。不勉强自己看不喜欢的书。购一新书,若看了10多页,寡淡无趣,会果断一合,置于书架,再不瞄它一眼。

身边有不少想看书的朋友,但她们苦于看了没记住什么,熄了看书的兴致。其实,看书还真不需要记,读了就读了,哪里来任务式的读后感?要学会在书籍中解压,愉快地阅读。你所有看过的书,读过的文字,会不知不觉长成你的血肉与筋骨。人老了,皮相终究留不住,唯有文字可以重塑人的风骨,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

余生,我要给自己一间温暖明亮的书房。高矮不一的书籍,如五线谱一般,静待你的触摸,一双双温暖的手,弹出今生的“纸短情长”。

4

时常念及陆游的一句诗:“老去已忘天下事,梦中犹见牡丹花。”写此诗时,他已饱尝悲喜忧患,进入风烛残年,纵然生命被流逝的岁月逐渐吞噬,但牡丹始终在放翁心里盛开着,在失眠的夜里为他带来蜀地的春天。人活一世,生命的意义,不就在于有所追忆吗?就像对一棵牡丹来说,有过竭尽全力力的盛开,此生就算完成了全部,不留遗憾。

穿过千年尘烟,我仿佛看到陆游站在牡丹花前,人花相看,彼此两不厌。宋史载,陆游寓蜀六年,不拘礼法,“人讥其颓放”,于是索性自号放翁。我想,放翁看到的牡丹,其实是他身心的投影。彼时的锦簇有着花团锦簇的繁华,然而,那些纵酒之乐、声色之欢,都会被一阵风吹去。当人群散去,酒宴冷却,最终浮现出来的,还是无边的悲凉。风雨飘摇,山河破碎,报国无门,壮志难酬,如之奈何!权且遵从天意,随缘任运,在诗酒花茶里安顿身心吧。幸而,还有牡丹为伴。若是能借助一朵花看清生命的真相,洞悉世间无常,还有什么不能释然呢?牡丹花是一道滤镜,隔绝纷纷扰扰,花影里有朗朗乾坤、清风明月,有生命的觉醒与自由。

浮生一梦,犹如春日之短暂。牡丹花谢果成,结出蓊萼果,形似五角星,长圆形,密生黄褐色硬毛,结实硬铮,如莲绽放,仿佛是大自然赋予的独特印记。中医说,蓊萼果是植物种子气机闭藏有力的一种象。牡丹蓊萼果大多五枚聚合,守中而无执着,清透芳香,流通四达。所谓繁华谢去,真实自来,大约正是如此境界吧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里,五是一个神奇的数字,意味深长。按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说法,“五”为中央之数,中而不偏,动而能和,中和天地之道。牡丹收纳天地正气,迎春而绽放,以清正内守之心,应天地中五之数,守住中和之气。

牡丹之美,牡丹不自知也。它唯应天时,呈自而已,唯其无所挂碍,天真淡然,故成绝世之美。一颗心自在旷达,来去自如,宠辱皆如云烟,闲看白云出岫,静观倦鸟投林。这就是放翁之“放”呀,放下,放弃,放归。

四月的风吹落了牡丹花瓣,落在岩石上、青草里,也落在泥土里。一地锦绣,铺陈不尽深意。风中,我再次嗅闻到流动的牡丹花香,不甜腻,不浓稠,那是一股清凉的气息,好像洗涤身心的流水,又像治愈苦痛的药汁。

“无就是,染不止于染,所以取名‘无染’。”彭先凤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,眉眼舒展,眼眸明亮有神,透着温和从容的气质。衬着身上自己做的蓝染服饰,愈显淡雅大方。檀香缭绕,琴声悠远,我们品尝着主人冲泡的普洱,一边聆听她的故事。

她自幼便以独特的方式追寻着理想。她曾经一度担任幼儿园主管、小学教师、艺术学校校长,创办了舞蹈学校和手工染坊;在艺术学院进修后,通过自考取得师范大学本科文凭,并远赴贵州、云南等地研习古法草木染与蜡染技艺;先后荣获优秀舞蹈教师称号、返乡创业带头人表彰,更在全国舞蹈大赛中斩获一等奖。

她和蓝染手艺人彭源的渊源,始于十八岁那年盛夏。那天,她独自踏上旅程去贵州黔东南看画展。当地特有的蜡染画让她觉得“怎么可以这么美!”“这些画是谁创作的?到哪里可以找到她们?”她急忙问画展的工作人员。彼时深山村寨尚未通车,她背着书包,一个人朝着指点的方向走。沿途天空如洗,白云悠悠,青山连绵起伏,绿水潺潺流淌,梯田层层盘绕山腰。未曾到过的地方,遥远又陌生。她好像忘了目标,只管走着,一边沉浸秀美风景中,不知不觉过几个小时。走到一个三岔路口,不知道该怎么走,就坐下来等人问。

她最终抵达了目的地——丹寨。炊烟从苗家的吊脚楼袅袅升起,已是傍晚时分。她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,却被苗寨令人惊叹的美丽所吸引,站在一个小小山坳一动不动。一位挑着青菜的姐姐走到她面前:“你来啦!”她惊讶地问:“你在叫我吗?”姐姐微笑着说:“走吧,回家吃饭。”听到姐姐亲切的话语,她的眼泪快掉下来,心中想:“就算把我拐卖了或是其他什么,都不管了,跟她走!”到了姐姐的家,姐姐爬上梯子,从屋檐取下乡内腊肉腊肠,放进锅里煮。隔壁的姐姐们抱来一坛坛米酒。她好奇地问:“你们认识我吗?”姐姐们说:“远方来的都是客!”她接过米酒一饮而尽,在祝酒歌中渐

母亲常说:“手心手背都是肉。”可我知道,手心的肉终究比手背厚些。在大多数非独生子女家庭里,父母偏心,会不会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呢?

热播剧《都挺好》中,有这样一片段:明玉回忆自己上中学的时候,跟父母和两个哥哥同桌吃饭。妈妈心疼两个儿子,给他们一人夹了一个鸡腿,明玉瞪大眼睛盯着妈妈的筷子,然而并没有她的份。剧名叫《都挺好》,但编剧却一把握开了原生家庭的伪善面具,抖落出那些其乐融融背后的隐痛和委屈。在非独生子女家庭里,父母的爱,很难均等地分给每个孩子,有的甚至相差悬殊。

弟弟读高中和大学时,我每月按时汇去生活费。有时手头紧,就着咸菜啃馒头,也要把钱凑齐。他放暑假时,想出去旅游见见面,说没有笔记本电脑,写论文查资料不方便。我只有把工资全部给他汇去。母亲总说:“你是姐姐,该帮衬着点。”可当我提出想继续深造时,想自己买房时,父亲却说:“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?早点儿嫁人才是正经。女孩子买什么房?太贵,找个有房子的男人嫁了不就行了?”

前些日子,母亲来找我,说弟弟在郑州投资了一个宾馆,还差点费用。“你手头宽裕的话……”她话未说完,我已明白。这些年,我给他们的养老钱,最后都流向了同一个地方。就像小时候,碗里的肉总是失给弟弟,我只能就着汤汁拌饭。

或许,父母的爱就像一碗水,再怎么端平,也会因为手的倾斜而洒出些许。我终究还是给了钱,想着自己作为儿女,能为父母减轻一些负担,能帮弟弟投资成功,也算我为家庭做出一点贡献。这些点点滴滴,像是一根根刺,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,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家中,仿佛是个多余的存在。

然而,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,给予我们意想不到的转折。那是去年的一天晚上,因工作压力

一把晒蓝油纸伞

□ 王半路

油纸伞静卧于五彩染布之间,宛若一朵沉睡的蓝莲花。彭先凤指尖轻挑,油纸伞如花儿绽放,将众人的目光,都收拢在竹骨撑开的烟雨乾坤里。

走近油纸伞之前,我们先被德新镇长江村四月的风光绊住了脚步。最抢眼的,莫过于大片大片的油菜地,颗颗籽粒饱满,欲撑破嫩绿的外衣;杨柳林身姿挺拔,高耸入云;村民流转出的房屋正添砖加瓦,改造成一处特色店铺;途经在建的小广场,鞋底沾上细碎的沙粒。自然纯净与时尚元素交融的村落,让我们仿佛挣脱了束缚。

脚步叩响石板小径,穿过茅草覆顶、半掩的木门,就来到彭先凤“无染”古法草木工坊。小院分为前院、正厅、东厢和后院,三进式院落结构。前院木架上晾晒的染布,像舞女长长的纱裙,随风轻扬。正厅被改造成展示室和茶室,看似随意地摆放着旧时桌椅、斗笠、草鞋、蓝染小件等物品。甚至还有一个是川剧的面具,那表情夸张的面具,原是川剧“变脸”艺人开蒙的教具。东厢是蓝染工作室。蓝白相间的布料和作品或挂或摆,木桌上放置着编织篮、剪刀、针线、纸张,不经意间勾勒出日常创作的鲜活画面;一旁陈列着各色染料瓶罐。私塾学馆般的布局,隐约透着靛蓝的草木气息,仿佛在等待一位手握戒尺、摇头晃脑的老先生。后院一片平坦的青草坪,围植紫色鸢尾,挨着一片树林,有白杨、香樟、银杏、紫薇、棠树。

“无就是,染不止于染,所以取名‘无染’。”彭先凤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,眉眼舒展,眼眸明亮有神,透着温和从容的气质。衬着身上自己做的蓝染服饰,愈显淡雅大方。檀香缭绕,琴声悠远,我们品尝着主人冲泡的普洱,一边聆听她的故事。她自幼便以独特的方式追寻着理想。她曾经一度担任幼儿园主管、小学教师、艺术学校校长,创办了舞蹈学校和手工染坊;在艺术学院进修后,通过自考取得师范大学本科文凭,并远赴贵州、云南等地研习古法草木染与蜡染技艺;先后荣获优秀舞蹈教师称号、返乡创业带头人表彰,更在全国舞蹈大赛中斩获一等奖。

她和蓝染手艺人彭源的渊源,始于十八岁那年盛夏。那天,她独自踏上旅程去贵州黔东南看画展。当地特有的蜡染画让她觉得“怎么可以这么美!”“这些画是谁创作的?到哪里可以找到她们?”她急忙问画展的工作人员。彼时深山村寨尚未通车,她背着书包,一个人朝着指点的方向走。沿途天空如洗,白云悠悠,青山连绵起伏,绿水潺潺流淌,梯田层层盘绕山腰。未曾到过的地方,遥远又陌生。她好像忘了目标,只管走着,一边沉浸秀美风景中,不知不觉过几个小时。走到一个三岔路口,不知道该怎么走,就坐下来等人问。

她最终抵达了目的地——丹寨。炊烟从苗家的吊脚楼袅袅升起,已是傍晚时分。她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,却被苗寨令人惊叹的美丽所吸引,站在一个小小山坳一动不动。一位挑着青菜的姐姐走到她面前:“你来啦!”她惊讶地问:“你在叫我吗?”姐姐微笑着说:“走吧,回家吃饭。”听到姐姐亲切的话语,她的眼泪快掉下来,心中想:“就算把我拐卖了或是其他什么,都不管了,跟她走!”到了姐姐的家,姐姐爬上梯子,从屋檐取下乡内腊肉腊肠,放进锅里煮。隔壁的姐姐们抱来一坛坛米酒。她好奇地问:“你们认识我吗?”姐姐们说:“远方来的都是客!”她接过米酒一饮而尽,在祝酒歌中渐

太大,连续多日加班写材料,回家还要给孩子辅导作业,饮食又没规律,那天走在回家的路上就突然头晕目眩,差点晕倒在大街上。我马上给父母打电话,他们焦急万分地找到我,打车把我送到了最近的医院。在医院里,他们彻夜未眠,守在我的病床前,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担忧和关爱。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父母的爱,从未离开过我。他们的表达方式或许不同,但对我和对弟弟的爱,却是同样的深沉与真挚。

我逐渐理解了父母的苦心。弟弟年纪比我小,做生意亏损严重,经济比不上收入稳定的我。作为父母,他们总是想帮扶条件相对较差的子女。

今年春节回家,母亲愧疚地哭着对我说,这么多年委屈了我,让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,对不起我。我安慰母亲说,我们都是家人,有困难该共同面对,一起解决,我也是家庭的一分子,能为家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,我也心甘情愿。能够帮弟弟渡过难关,能够帮父母减轻负担,能够为父母养老,也是我很开心的事情。

不管父母是否偏心,我们都要学会独立,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。努力学习知识,提高技能,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。只有自己强大,才能在生活站稳脚跟,不被父母的态度左右,不能因为父母的偏爱或忽视,就放弃追求梦想和幸福,反而因自己的强大,才有能力能帮衬下家庭。我们要用一颗宽容的心,去理解父母的苦心,去珍惜身边的每一份爱,让这份爱,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最温暖的力量。

渐醉倒。当晚,她住在那个姐姐家里。

我屏住呼吸听她讲这段二十年前的往事。一个单纯的外地小姑娘遇上是一群善良淳朴的当地人,就此结下一生的缘分。重访丹寨时,与她同行的是位有能力把蜡染技艺带出深山的的女企业家。将蜡染制作耕田织布般平常营生的姐姐们,终于第一次用手中的蜡刀与靛蓝,在布帛上“耕织”出实实在在的收获。她说一辈子都会记得当日那首歌《我在贵州等你》,不禁轻轻哼唱起来:“我在贵州等你,等你来和我相遇,等待如此美丽。”

这把油纸伞总让人想起戴望舒的诗行。二十年来,只要有时间,她总会背上包,去寻访民间的手艺。随着游历越广,她结识的知交越多。每到一处寻访,总有如归之所让她停驻。2021年的一天,贵州凯里下着雨,她邂逅一位撑着油纸伞的耄耋老人。油纸伞伞面是承袭《天工开物》所记载的古法晒蓝工艺,呈灰蓝色;木质伞骨坚实而纹理清晰,巧妙编织出规整的骨架;伞顶装饰色彩丰富,红、黄、蓝等色带相互交错,增添几分灵动。红色流苏自然垂落,如跳跃的火焰。她脱口而出:“爷爷,这把伞真漂亮!”“闺女喜欢,我就重做一把送你!”一周后,她拿到了一把崭新的油纸伞,伞面的青纹在阳光下微微发亮,细密的针脚藏着老人无声的呵护。她祝愿老人长命百岁,老人却慈祥地说:“我九十六岁了,晓得自己的时间咯。”两年后,老人安然离世。这把油纸伞从此成为她最珍贵的收藏。正厅那对样式特别的草鞋,也是一位八十六岁的老奶奶送给她的。

彭先凤总和年长者结缘,这与她的奶奶有莫大关系。奶奶生了五个儿子,五个儿子养了六个女儿,彭先凤排行老六。在那个讲究传宗接代的年代,最小的晚辈自然成了奶奶的“出气筒”,呼来喝去。“老六,去把被子缝上。”炕上,被阳光晒得松软的棉絮下面垫一层白粗布,上面盖一层大红色绸面。缝合被子,需要卷起布边,既要兜住棉胎又要压住绸面,再用鞋底针艰难穿行,奶奶从不会告诉她怎样操作,更不会帮忙,任由她的手一次次被针扎得鲜血直流,疼痛不已。

看似严厉的奶奶去世前对她说过一番话,让她以后大彻大悟:“做女人,做自己,那么你一定要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东西,而不是一辈子围着别人转!”她终于深刻理解了奶奶为什么从小对她那么“狠”,让她独立承担栽秧子、放水等农活。奶奶是在刻意锤炼她坚韧的性格,让她不惧漫长生活中的风雨雨;那些奇责里深藏的,原是血脉相连最滚烫的期许!不负奶奶的厚望,彭先凤找到了蜡染、扎染、晒染、草木染,有了“绎染”坊和“无染”坊,有了体贴的爱人和心爱的儿女。

尽管父母依然守着旧观念,如今却愿为她搭把手,跑腿采买物品。她的坚守扭转了整个家族的命运。待客如亲的茶室里,主客相处全无拘谨,或闲坐品茗,或随意做些小手工,言谈自若间亦可共享静默。这般无声的对话,是与花草染布私语,同倾泻的阳光唱和。后院的古筝常被好奇指尖撩拨得弦音找准;精致的蓝染扇面手柄也曾因客人的莽撞而折断,最终缠着透明胶带继续见证着故事。彭先凤说,创造一门技艺固然困难,守护与革新却是场永无止境修行——要做染坊的“守”艺人,而不是墨守成规的手艺人,让旧手艺在喧嚣中绽放新芽。

本版责编:农夫 雨霖